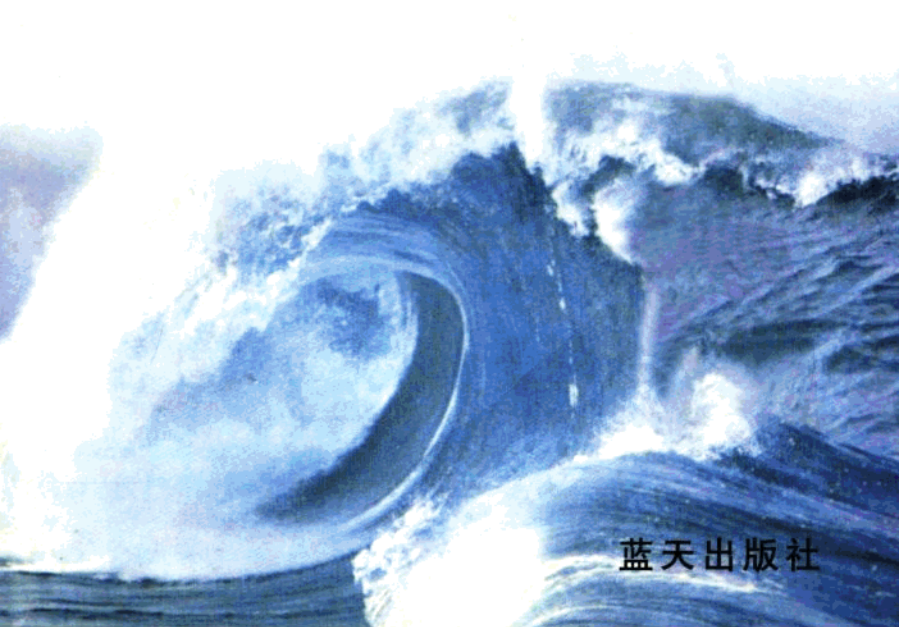


浪花集

LANGHUAJI

王登平 著



蓝天出版社

浪

花

集

● 王登平 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花集/王登平著. -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8

ISBN 7-80081-837-3

I. 浪…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018 号

浪 花 集

王登平 著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 100843)

电话: 669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158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081-837-3/I·142

定价: 12.00 元

不敢放下手中的笔

〔代序〕

1993年初,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将入伍22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小言论汇成一本小册子,名曰《滴水集》。

五年过去了,手中的笔没有放,更不敢放。作为新闻宣传战线的一名战士,面对深化改革、飞速发展、喜人又逼人的形势,如果放下笔,就会放松学习、疏于思考,大脑这部机器中的某些部件就会停转,履行职责的能力就会弱化、退化,就有可能成为落伍者。就我工作的环境来说,云集一大批思想、政策水平高,文思敏捷的高手。即使担负较高领导职务的同志,都笔耕不止。这既对我有着引导、推动和激励作用,又更增强了紧迫感。虽不敢企盼如同他们那般“倚马可待”笔头上的硬功夫,也不能使差距越拉越大。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形,一些原本比较有才华,甚至是文思泉涌者,一旦肩起了行政职务的担子,没时间动笔或疏于动笔,其结果是面对文字材料,说起来头头是道,落到纸上非常困难。以人为镜,可以知不足。作为也承担一点行政事务的我来说,前车之鉴,不可不借。基于此,在尽力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我采取“笨鸟多飞”的办法,

结合工作常思索，不停笔，始终给报刊写点稿子。

哲人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这自然包括了人类似我辈的普通人。面对近几年和过去留下的零散文字，萌生了再出一本小册子的愿望。收入这本名为《浪花集》的稿子，多数是近几年写下的，也有是过去写的、小言论之外的东西。其中1972年6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高尚的道德》，则是我见报的第一篇。有些稿子，是与我学写作的老师或同事、战友，如吴纪学、谭道博、李宏征、刘健、范西峰、肖平、黄齐国、杨定宇、孙健、齐忠亮等人共同谋划、共同写成的，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尤其要感谢蓝天出版社的同志为这本小册子的问世所付出的辛劳。

我明白，我这样层次的文字，不可能、也不敢请名人大家作序，只得自己写几句心里话，奉献给读者朋友。

目 录

母亲.....	(1)
你已化作不朽的山脉.....	(8)
黑土地上的丰碑.....	(13)
英雄传人.....	(20)
再现伟人丰采的精品之作.....	(40)
文姿笔态 画意诗情.....	(44)
腕底墨香生豪情.....	(48)
美好的艺术 永恒的友谊.....	(50)
万里边关壮士情.....	(52)
杨得志上将关怀计红绪创作.....	(54)
相逢何必曾相识.....	(57)
访匈牙利“兰埃伊·亚诺什”军事中学.....	(61)
莫用老眼光看新事物.....	(65)
张华的传人.....	(67)
大山女儿情.....	(69)
情注方寸间.....	(73)
丹青献军营 笔端凝兵情.....	(79)
由“军嫂”想到“红嫂”.....	(83)
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85)

共产党员要做为党立碑的事	(88)
上不愧党 下不愧民	(93)
在讲学习上下功夫	(96)
把讲政治落到实处	(99)
要让群众心里服气	(101)
赞李国安的口头禅	(104)
心底无私腰杆硬	(106)
讲正气从自身做起	(108)
共产党员要做一滴纯净的水	(111)
肩负起民族的希望	(114)
最高的奖赏	(117)
发奋求知 报国为民	(120)
到基层去大有作为	(124)
赞“医德是医生的命根子”	(127)
异邦采花 酿蜜中华	(131)
由“两个想不到”所想到的	(134)
中青年父母者尤需留意	(137)
致富不忘情系国防	(139)
读书并非为挣钱	(141)
人民永远在心中	(143)
视职责如生命	(146)
让知识为理想插上翅膀	(149)
 高尚的道德	 (152)
批评帮助比发给奖品更宝贵	(154)
联系实际学 激发光荣感	(156)

将军乘风去 昨夜宿蒙山	(158)
把优秀机关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159)
好邻居	(161)
某团二十名转业干部报名到政法部门工作	(163)
让离休干部延年益寿	(165)
军长张志坚参加高教自学考试	(167)
某军开师、团参谋长会议发言均不超过十八分钟	(168)
短暂的团聚	(169)
李国安备受青睐	(170)
把崇高美作为时代的主旋律	(172)
勇战洪魔写军魂	(184)
爱心献给爱国人 万众心系爱国情	(188)
“英雄交响曲”诞生记	(195)
书浴血历史 扬民族正气	(200)
为了庄严的时刻	(210)
努力奏响典型宣传的交响曲	(215)

母 亲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从我记事起，她在我心目中就非常崇高、圣洁。时至今日，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崇高与圣洁却丝毫未减，尽管母亲离开我们已经 12 个年头。

两年前的一天，3 岁的侄女缠着让我唱歌，望着小侄女天真的脸庞，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备受艰辛的母亲，便轻轻地哼起了《妈妈的吻》这支充满亲情的歌，唱着唱着，泪水不禁溢出眼眶，小侄女满面疑惑地问，大伯怎么哭了！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早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是的，在那遥远的小山村里，有我的童年，有母亲给过我的难以忘怀的亲吻。

母亲解放前出生于江淮丘陵上的一个农户。由于贫困，兄妹 5 人中，有两人早夭，一个妹妹抱给人家做童养媳。作为姐姐，她对唯一的弟弟，我的舅舅十分疼爱。看到别人家的孩

子上学，舅舅也想去，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舅舅不敢开口。妈妈拉着舅舅，反复向外公说情。外公同意舅舅上学了，为了供舅舅上学，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纱织布，编织江淮一带妇女梳头时戴在头上的网子，再托人捎到集上去卖，换点零用钱给舅舅上学。只有舅舅知道，为了让他上学，母亲付出的辛劳，母亲去世时，50多岁的舅舅竟然和我们兄妹一样失声痛哭。

母亲23岁那年，嫁到离家100多里外的皖西的一个小山村。母亲先后养育了我们兄妹6人，父亲在外，很少顾上家，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几乎全部落到母亲肩上，母亲身高不到1.60米，但栽秧割稻，挑水担草，庄稼地里的一应农活都靠她做。最难的是秋收季节分粮食、稻草、地瓜秧什么的，全靠肩挑人扛。我们兄妹还小，最远的地离家2里多远，我们家乡属丘陵地带，一冲两傍的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有的田埂窄的连对面来人都走不过去，遇到天阴下雨，一脚下去陷得老深。母亲就用她那单薄的身躯，为我们全家挑回粮食，挑回柴草，挑回全家的希望。待我十五六岁时，放学回家遇上队里分东西，就要和母亲一起去。母亲不让，我执拗要求。母亲无奈，她自己挑一担，我挑半担。母亲怕我累着，扁担一上肩，就飞快地往前走，走一条田埂远，再折回头来接我。母子俩就这样一段一段地挪。一年夏天大旱，自留地地瓜苗栽不上。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弟挑水栽地瓜苗。水塘离地有半里多路，母亲用两担水桶换着挑，先挑来一担水让我和大弟弟边浇边栽苗，她再挑另一担。自留地中间有一片坟地，弟弟和我都有点儿怕，母亲挑着水，老远老远，就气喘吁吁地喊我和弟弟的名字。我们便忙着大声回答，一时间，夜空里回荡的净是母子

们焦灼的呼应。

隆冬，母亲常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衫，南方干冷，家里又无多余的钱燃一盆炭火，缩在被子里的我们，见母亲一会儿便呵呵手，寻些热气。我们便催母亲休息，母亲只是答应，而我们一觉醒来，见母亲仍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仍是一会儿便呵呵手，呵呵手。盛夏，忙碌一天之后，母亲总要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洒上一点水，把地扫干净，摆上竹床，或者在地上铺上凉席，安顿好我们兄妹，再面对满天的星星，给我们讲她那总也讲不完的故事。那时，我便想，母亲的故事真多啊，多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少年过去了，许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可母亲在隆冬的夜晚一边呵着手，一边缝补衣服的神情；夏天，一边摇着蒲扇为我们拍打蚊子，一边讲着动人的故事的情景，闭上眼，便涌现在眼前。

母亲为人善良在邻里和我们家族中有口皆碑。我父亲兄弟三人，母亲到我们家后，和我大婶、二婶相处极好，没听说他们为什么事闹矛盾红过脸。分家时，叔叔婶子们坚持把最好的4间房分给了我爸爸、妈妈。1960年，一把大火把我大伯家房子给烧了，父母合计，大伯家人多，我家买了人家两间简易草房搬进去，把原分的4间房让给了大伯家，一直到现在，仍是大伯家的孩子住着。村子里，有谁夫妻吵架，有谁婆媳怄气都愿请母亲去劝说；因为人缘极好，谁家的儿子、姑娘大了，该成家了，也请她当月老，母亲乐此不疲。平时，家中来了客人，带点糖果、饼干什么的，或为招待客人杀只鸡，面对兄妹馋涎欲滴的神情，她也忘不了用小碗给左邻右舍送上一份，哪怕是仅仅能盖住碗底的一丁点。父亲工作的油坊，有三个工人是孤儿，逢年过节，他们三人便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有一

次，母亲给父亲做了条裤子，看到三个人中的小张冬天仅穿一条单裤冻得瑟瑟发抖，就送给小张了。为给他们三人娶媳妇、成家，母亲不知托过多少人。母亲去世时，他们三人和我们兄妹一起为母亲守灵。送葬时，既无讣告，也未声张，但方圆十里八乡的许多乡亲都来为母亲送行。

母亲自己没机会上学，却希望自己孩子都能够上学。为了我们兄妹上学，她省吃俭用，穿的衣服大都是补丁摺着补丁，极少穿过新衣服。在我的记忆中，她似乎极少打过我们兄妹。我家隔壁的罗阿姨说她，王大姐打孩子连身上的灰都拍不掉。但有一次，二妹因家里困难，私自把被子从学校背回来，母亲狠狠打了她一巴掌，妹妹哭，她也流泪。这是我见母亲打孩子最厉害的一次。1963年，当我被省城的一所中学录取时，母亲一手拿着录取通知书，一手搂着我，不知在我的脸上亲了多少次。她宁肯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也要让孩子们学点东西。1970年，我18岁，大弟15岁，多少能为母亲分担点活了。左邻右舍见到她都说，大姐，你的苦快熬到头了，两个儿子能帮你一把了。每听到这些话，母亲脸上便露出会心的微笑。说来也巧，就在那年冬天，我和大弟弟同时从所在的学校拿到了应征入伍通知书，我俩高兴极了。高兴之余，心中又有些不安。刚刚能为母亲分担点家庭生活的担子了，又要和弟弟同时飞走，母亲能同意吗？！不去吧，又实在挡不住军营的吸引。谁想，没等我告诉她，她已听说了。那几天，她带我们走亲戚，别四邻，乐得脸上像绽开一朵花。在我们去县里集中的前一晚，她和父亲整夜未睡，为我们煮鸡蛋，整行装。直到鸡叫二遍，我突然醒来，只见母亲仍在油灯下给我和弟弟赶做鞋垫。我睡意全无，望着灯光下两鬓已见斑白的母

亲，深深体会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含蕴。第二天一大早，她送我们到村头，双手搂过我们兄弟俩，在每人额头亲了一下。然后从蓝布大襟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两个小红纸包，递给我和弟弟。我们打开一看，每个纸包是6元钱。我知道，当时家中还欠着生产队近400元的透支款，母亲给我们每人6元实在不易啊。她嘱咐我们到了队伍上好好干，别想家，常来信，不要挂念家里，家里是有点难处，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们走出近一里地时，回头望去，寒风中，只见母亲仍站在村口的高坡上，不停地挥手。

母亲是那样地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子女。可生活却又带给她常人难以体察和忍受的磨难。她原来身体多病，后又患子宫肌瘤做了大手术，由于术后营养跟不上，身体非常虚弱。对这一切，她都瞒着我们当兵的兄弟俩，封封家信报平安。只是几次信中写道，希望有机会到山东部队去一趟，看看我们仅相隔不到百里的兄弟俩。1980年春节前，我接到妻子的电报，说母亲小便带血已近两个月。我火速赶回家中，安排母亲住进了医院。病理化验结果无情地告诉我们，母亲患的是左肾腺癌。除夕之夜，我陪在刚刚做了手术的母亲床头，病房外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她说过年了，你们要喝点酒，我买来一瓶红葡萄酒，妻子送来两样菜，正要举杯，母亲让我去找护士要点盐水棉球给她擦擦牙。擦完，她缓缓地说，儿子，让妈亲亲你。我急忙将脸轻贴到母亲的脸上。部队知道了母亲的病情，允许我续几天假，但母亲不让。她说，手术也做了，你不是医生，在家也不能治病，还是按时回去吧！我不是那个病（指癌症），你别担心。我知道，母亲暗地里一直在向医生护士打听她还能有多少日子。返队前一天晚上，我陪母亲回到

家中。刚进家门，她就对大妹说，你大哥爱吃鸡肝，杀只鸡给他做点鸡肝汤。鸡汤做好了，我说，妈，你喝一碗吧。妈说，给你做的，你喝。她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吃。脸上浮现出慈母所特有的满足和欣慰。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我喝了那碗鸡汤。从那以后，无论什么山珍海味，都没有母亲让我喝的那碗鸡肝汤那么味美可口。第二天天刚亮，我要走了。母亲让我坐到她床前，抚摸着我的手说，你胃不好，比较瘦，不要老是熬夜，买些点心放着，夜里饿时吃点。在母亲眼里，儿子总是长不大的孩子。停了会她又说，你小弟快考高中了，我要能看到他考上大学就好了，说着眼角挂上了晶莹的泪花。从我当兵离家的10年中，探过几次家，她老人家流泪，这还是第一次。医生说，母亲最多能支持6个月，然而母亲的病情好好坏坏，奇迹般地支持了三年多。1984年9月17日，我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与大弟同车赶回。我和大弟商量，不告诉刚刚考上研究生在重庆读书的三弟和刚刚考上大学在上海读书的小弟。在火车上，我们俩极少说话，但心里都希望母亲能闯过这一关。一进村口，便看见家门口飘动的白幡。心里一颤，急忙奔跑起来，跨进熟悉的低矮草房的小门，迎面便是一具冰冷的棺木，我扑在棺木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我执意要家人启开棺木，再次将脸贴在母亲脸上，我要让母亲像往常一样，再亲亲我。我任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洒在母亲的面颊，洒在她的灵柩上。记不起在日后的日子里，再有过如此伤心的时刻。我任凭双泪长流，我诅咒老天爷竟是如此不公平，让母亲才54岁就离开她温暖的家和魂牵梦绕的子女。作为长子，我连母亲想去部队看看两个儿子的心愿都未能实现，这成了终生遗憾。亲朋劝我，母亲无牵无挂地走了，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4个儿子都成了解放军军官或大学生。

母亲故去的这十多年间,我经常拿出母亲坐在自家院子里,背后是泥土垒成的围墙的照片,这是我最珍贵的纪念,每次捧读,都感受到强烈的母爱,都仿佛听到母亲那极平凡的一句话: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母亲离开我们这12年间,我们兄妹集体去为她扫过一次墓,面对一抔黄土,我久久地站着,正是仲春,满山遍野,油菜花摇动着金色的波浪,飘散着阵阵清香,耀眼的金光中,我看见母亲颤巍巍地朝我们走来。母亲说,你们都大了,都能撑起一片天地了,我迎上前几步,刚要唤出声来,却发现是自己的幻觉,眼前仍是一片金黄,阵阵清香,在心里说,这金黄,这清香是土地给的,母亲就安眠在这片土地中,母亲就是这片土地。

1996年第7期《解放军文艺》

你已化作不朽的山脉

——忆战友圣峰

11月中旬,我到南方沿海部队出差。28日深夜,床头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我预感到有急事,连忙抓起话筒。电话的那一端,远在北京的妻子告诉我一个难以置信的噩耗:如日中天、年仅45岁的战友张圣峰,27日猝然倒在他所钟爱、所痴迷、所竭诚奉献的刑警岗位上。

“男儿有泪不轻弹”。从军已27个年头的我,更是羞对眼泪。然而,放下话筒后,我禁不住双泪长流。南中国海的不息涛声,伴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唤起我对圣峰不尽的回忆。

70年代的第一个初春,包括圣峰在内的1000多名江淮子弟,告别故乡,来到位于鲁中泰莱山区腹地的一所军营。新兵集训结束后,他被分到军部小车排,我则去了军直警卫连。同乡、同岁又同住一个大院,这种特殊的机缘,消除了我们的距离,两人由相识、相知最后成了相濡以沫、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练兵场上、野营路上结下的友情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部队的生活还比较清苦,大家的肚子里都缺少“油水”,他率先提干后,尽管只有52元工资,家在农村,负担很重,但他仍然以兄长、“富翁”自居,把调剂大家的生活,当成了

自己一种快乐的义务。每月领到工资后，总要匀出一些，约我们几个同乡去打个牙祭，改善一下，一般都是花生米、皮蛋、大白菜、红烧肉，再加一瓶“景芝白干”。那种香味，那种感觉，那份惬意，比今天五星级饭店的美食更让人心荡神驰、刻骨铭心。圣峰结婚后，给我们的肠胃“加油”的差事就落在了志英嫂子的肩上。嫂子夫唱妇随，对我们这些军营男子汉成群结队的光顾和“蚕食”，总是报以一脸看似无奈、实属鼓励的微笑。

小车排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圣峰接任排长后，尊重同志，事事干在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军首长和机关的同志常常表扬小车排的变化大。因工作关系，我常去汽车排。无论盛夏烈日，还是数九隆冬，常看到圣峰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修车，一捣咕就是大半天，浑身油渍麻花的。有次修一台老掉牙的苏式嘎斯 51 车时，突然掉下的风扇，砸伤了他的头部。我买了两筒麦乳精去看他，他坚持不要，说，“大妈（指我母亲）身体不好，你弟弟妹妹又都在上学，到处要钱。我这点小毛病，好修！”后来他知道我母亲住院，先后两次主动借钱给我。圣峰总是这样，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总是想着他人，轮到自己的时候，宁可受点儿委屈，也不向组织上伸手。1979 年他转业时，有的同志觉得他的职务在同年度兵中偏低，劝他向组织反映一下。因为他一直在小车排工作，和军首长、机关的同志都很熟，有这个便利条件。当时我也在军干部处工作。但他最终谁也没找。离队前夕，他找我长谈了一次。他说，当排长转业，别人可能会说我没出息，找领导说说，幸许他们能理解，也可能解决。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当时一个火车皮拉来我们 1000 多人，许多人能力、水平不比我